

◎文学聚焦·中国古典文学在世界的传播①

李杜文章在 光焰照世界

何明星 江 蓝

近两年神州大地上涌现的诗词热，再次吸引了全世界目光，有羡慕，也有对千年吟诵不断的中华文化精华——唐诗宋词词再版、上架，世界各国读者与中国读者一道，体会明月、远山、溪流这些千年前就被中国诗人吟诵的自然景观在21世纪的新意境。

中国诗词以自然景观入诗，将大自然与人的精神想象结合，强调的情感与山川名物之间共鸣，追求物我同心的精神传统，与欧美世界强调主客二分世界大异其趣，因此近200多年来西方世界对于中国诗词的翻译、评价与读解不断。

截至2018年2月7日，依据世界图书馆系统数据库检索和相关学者研究发现，李白、杜甫诗歌翻译语种有英语、日语、法语、意大利语、捷克语等30多种。

对亚洲周边国家影响最早

李白、杜甫诗歌影响以日本、朝鲜半岛、越南等亚洲周边国家、地区为最早。由于汉语长时间在这些地区通行，因此这些地区的人们可以同步吟诵李白、杜甫的诗歌绝句，对当地的文学发展具有巨大影响。全唐诗就收录了唐朝诗人旅居疆州（今越南）创作的很多诗篇，也收录了唐朝在中央政府任职的越南官员的诗作。李白的名篇《哭晁卿衡》就记录了李白与日本遣唐使阿倍仲麻吕之间的友情。唐诗深深影响了日本汉诗创作传统的形成与发展，从奈良一直持续到江户时代，有1000多年时间，直到明治维新之后仍保存着汉诗创作的文化传统。根据日本情报研究所数据库的检索可知，截至2018年2月7日，李白诗歌的日语选译、专译本和全译本的有238种，其中在日本收藏图书馆最多的是日本学者武部利男译的《李白集》，收人在“中国诗人选集”丛书，由岩波书店1957年至1958年间出版，全日本收藏图书馆为379家。杜甫诗歌的选译、单译本和全译本有232种。其中在日本收藏图书馆最多的是由京都大学文学院教授川合康三著的《杜甫》，由岩波书店2012年10月份出版，全日本收藏的大学图书馆为473家。

李白、杜甫诗歌在日本的翻译与传播可谓源远流长，所有设有中国文学系的日本大学均有中国唐诗课程，日本学界不仅有李白、杜甫的专业研究会、研究专刊，一些普通诗歌爱好者还组成诗友会，不断举办各类朗诵活动。李白、杜甫不仅成为日本文学以及动漫的创作题材，甚至还有李白命名的日本清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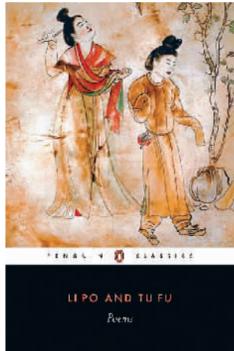
唐诗宋词，已经成为亚洲周边国家人民共同的精神家园。

影响西方后现代主义诗歌运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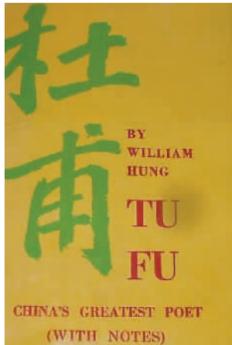
李白、杜甫诗歌译本最多的是英语，并很早就完成了经典化历程，影响从诗人创作



小畑薰良的《李白诗选》



熊谷栢的《李白与杜甫诗》



洪业的《杜甫——伟大的中国诗人》

延伸到普通读者，十分广泛。根据笔者的检索发现，迄今为止李白、杜甫诗歌的英语选译本、专译本和全译本累计超过250种。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三种，一是美国诗人熊谷栢1973年翻译出版的《李白和杜甫诗》，列入企鹅经典丛书，全世界604家图书馆收藏。在世界最大的读者网站Goodreads上，该书的读者评价人数为332人，留言数量为24条；美国著名汉学家洪业在1952年翻译的《杜甫：伟大的中国诗人》，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世界收藏图书馆为600多家，Goodreads上评价人数为336人；由旅美日裔学者小畑薰良翻译的《李白诗选集》，最早由美国杜登出版社在1922年出版，全世界收藏图书馆为738家，这是第一部李诗英译专集，收录李白诗124首。该书1969年还在纽约出版，全世界收藏图书馆为336家。

唐诗在美国的研究，比其他西方国家更加专业化，突出表现在专业研究机构的出现。如1981年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成立的中国唐代学会，科罗拉多大学教授保罗·克罗拉主编了出版年鉴性质的唐诗研究专辑《唐学报》，刊登各国学者的诗歌研究文章和书评。美国亚洲研究学会的年会30多年来都有涉及唐代诗歌研究的小组讨论专题会。

李白、杜甫诗歌很早就进入了欧美权威文学作品选集、工具书和大学课堂，在20世纪上半叶就已经完成了文学经典化历程。据杨凯的研究发现，在英语世界有10多种最权威、影响最大的教科书、工具书收录了李白、杜甫诗歌。如由安德森主编、1961年出版的《东方文学名著》，白芝主编、1965年出版的《中国文学选集》，梅维恒主编、2001年出版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孙康宜与宇文所安合编、2010年出版的《剑桥中国文学史》等。

包括李、杜甫在内的中国诗歌，在20世纪初开始直接影响了西方的后现代主义诗歌运动的发展，白云、冷月、暮秋等

中国诗歌意象开始进入庞德、艾略特等英美后现代主义诗人的诗歌创作之中。正如翻译过李白、杜甫诗歌的美国超现实主义诗人默温所说：“到如今，不考虑中国诗歌的影响，美国诗就不可想象，这种影响已成为美国诗自己的传统的一部分。”值得提出的是，美国纽约退休教师墨菲，在2008、2009年翻译出版了《墨菲的杜甫诗集》，以自由体诗歌形式按行释意，累计翻译了1455首杜甫诗歌，以自助出版方式由亚马逊旗下的Create Space出版社出版。这是英语世界第一个杜甫诗的全译本。2010年至2016年墨菲又以同样形式出版了《墨菲的李白诗集》，翻译的诗歌也超过了1000多首。墨菲写道：“这些诗歌不是真正的翻译，更多的是（中国诗歌）读后感。”这个现象表明了李杜诗所代表的中国诗歌在欧美世界的影响程度。

法译中国诗歌质量高影响大

李、杜甫诗最早被翻译为西方文字的是法语。法语翻译介绍李白、杜甫诗歌的译者主要以汉学家和诗人为主，悠久的法国汉学传统以及对于中国哲学、思想文化的深刻认识，使这些法译中国诗歌质量最高、影响最大。特别是20世纪一批中国的旅法学者加入，共同构成了法译中国诗歌的200多年历史。

根据钱林森的研究，1778年巴黎出版的汉学著作《北京耶稣会士杂记》中有欧美介绍李白、杜甫诗歌最早的文字。汉学家埃尔维·圣·德尼侯爵的《唐诗选》由阿米欧出版社在1862年出版，翻译质量代表了西方汉学家的最高水平。19世纪法国著名诗人戈蒂耶给女儿朱迪特·戈蒂耶请了一位中国人教中文，并共同译出了一本名为《玉笛》的中国诗集，收录了几十首中国诗歌，1867年出版，在欧美世界影响最大，不断被转译为德语、葡萄牙语、西班牙

语、意大利语等其他语言。进入20世纪初后，法国大诗人保尔·克洛岱尔先后翻译40多首包含李白、杜甫诗歌在内的中国诗词。1962年法国出版的《中国古诗选》中，单唐朝就选译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40多位诗人的106首诗词。1977年法国知名诗人雅热的《唐代诗人及其环境》，介绍了包含李白、杜甫在内的多位中国诗人。

大量中国旅法学者参与中国诗歌法译是一大特色。如自20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末，就有梁宗岱、徐仲年、罗大冈、程纪中等著名学者，从中文直接译成法文，将李杜风格精确地呈现给法国读者，这些旅法学者因此享誉法国文坛。迄今为止，法国巴黎还经常举办中国诗歌的表演年会。

在德语、意大利语世界，形成了一股仿译李白、杜甫等中国诗歌的创作热，大大增强了李白、杜甫在欧洲国家读者中间的知名度。德国研究与译介李白、杜甫等唐诗的后起之秀以著名汉学家顾彬为代表。

最为著名的意大利语译本是由马萨拉尼在1822年出版的《玉之书》，根据法语译本改写，其中就有李白的“静夜思”，该书出版之后受到读者热烈欢迎，不断再版。1943年出版的《中国诗歌集》，由意大利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蒙塔莱撰写序言进行推荐。这种仿译中国诗歌热一直持续到20世纪后期。

李、杜诗歌的俄语翻译介绍，以苏联时期的翻译介绍最为充分。根据李明宾的研究，在苏联时期唐诗俄译流行的译本有两种，一种是1956年出版的《中国古典诗歌集（唐代）》，另一种是1957年出版的《中国诗歌集》第二卷（唐诗），两书的出版者均为国家文学出版社，印数均为35000册。此外还有1967年由苏联著名女诗人阿赫马托娃所选译的《杜甫抒情诗集》等。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诗歌在中东欧国家的翻译与传播得到官方的大力推动，一大批精通汉语的外交官、学者纷纷投身到翻译事业当中，将中国诗歌从中文翻译成捷克语、波兰语、罗马尼亚语、南斯拉夫语、阿尔巴尼亚语等中东欧语种，这在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一位署名Al Maki的读者2014年5月17日在goodreads上写道：“汉语诗学传统与欧洲完全不同。我拥有熊谷栢的《李白杜甫诗》已经有40年了。我年轻时喜欢李白，因为他非常豪放、自由，但是现在开始改变了，我更喜欢杜甫。”的确，李白、杜甫诗歌在对外翻译与传播的200多年间，一位豪放，一位深沉，一位抒发浪漫性情，一位写尽历史沧桑，通过诗歌所展现的鲜明形象与精神风貌，正如一束嘹喏作响的火把，不断照亮不同语言世界的读者心灵，不断点燃不同国家的文学之火。正如大诗人韩愈在1000年前就预言的：“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

（作者：何明星为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文化走出去效果评估中心执行主任，江蓝为北京外国语大学研究生）

◎作家谈

我是吃国产奶酪长大的孩子

周晓枫



乡愁是散文的一个母题，很多散文作者会把乡愁作为重要的创作题材。但是，我们寄托乡愁的那个乡村还在不在？还是不是过去那种乡村？有些散文写作者就会杜撰一个桃花源，或者美化、诗化那种生活领域，其实这是一种梦想生活的方式，它同时也会变得弯曲，用修辞制造自我迷惑的远离。

中国现代乡村面积流失很多，甚至城市人口已经超过了乡村，我们是不是还能说起“乡土中国”这个概念？我是在北京长大，没有传统意义的故乡。再看现在的北京和以前的北京也不一样了，那我们怀念的是什么？当乡村被很多化学元素毒化的时候，它已经变成了蜘蛛网上的那个被捕获的猎物，内脏已全部液化、蛀空，只剩下一个标本，然后让我们在蜘蛛网上诗化地歌颂已经标本化的生命。

形成一个地方文化、乡愁，需要有相对封闭的空间和相对延长的时间。比如说各地都有樱花，为什么只有想到日本的樱花，才构成胜景，成为隶属它的地方文化？我们可以说因为樱花象征日本性格，它单朵的时候非常单调，但如果开成群体非常盛大，等等。你可以找到很多日本民族文化认同的东西在里面。

地方文化的很多概念不是拿来就可以用的。我想起自己的一个例子，我觉得我缺乏乡愁，尤其是在我的语言体系里，几乎没有什么古典文学的基础和历史文化的教育，很多都是从西方的语境、那种翻译文学里成长起来的，我对此一直也有点羞愧。我觉得我是一个吃国产奶酪长大的孩子，我的所有肠胃是由异域食物抚养的，我没有从自己文化血脉上继承来的东西，我也一直为此耿耿于怀。直到有一天，我突然想通一个道理，当我们说翻译文学的文体和汉语文学关系的时候，其实我们忽视了翻译文学用汉语呈现出来的时候，它就是母语的方式，它变成母语重要的组成部分。今天我们讲鲁迅的文字，讲何其芳的文字，其实在源头上都浸透了翻译文学的营养，他们自己也是翻译家。

我们可能想不出土豆、辣椒、西红柿这些都是异域食品，我们觉得这些东西天然就生长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这就是说，有的时候不管是翻译西语、日语、英语，当以汉语文字呈现出来的时候，就变成了我们不管吃的是牛肉、羊肉还是鱼肉，长出来的都变成自己的肌肉和脂肪。

在这个概念里重新去理解乡愁，就是说，它有的时候需要一个作家在心理上要蓄意保持一种心理时差。它不一定简简单单地是一个地理概念的转移，因为在同质化写作的今天，你那点微妙不一样就会变得非常重要，这点微妙的不一样可能是个人经历的独特性，也可能源于地方文化或者乡愁给你的不一样的给养。

博尔赫斯的一篇短篇小说，说有一个开罗人，自己倾家荡产，没有钱了，只有他父亲留给他的一个宅子。这个人晚上梦见了自己在波斯的一个地方，他就连夜出发了，等他历经千山万水非常艰难地抓到梦中所在花园的时候，被巡逻队长抓住了，然后一顿毒打。当这个开罗人讲述自己是因为梦境来这的时候，这个巡逻队长大笑，说：“我连续梦见三次在开罗的一个花园里喷泉下有着巨额财产，可是我从来没有像你这么愚蠢，马上就出发找梦中的财产。”这个开罗人知道以后马上就返回自己的家园，因为他知道这个巡逻队长所描述的正是自己父亲留给他的宅子。

我觉得从这个立场上谈我们所谓乡愁也好，所谓汉语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也好，所谓地域文化与整个表达系统的关系也好，要明白，尽管财富在我们自己家园里，我们也需要旅程。只有跋山涉水之后的那种折返，我们才能在一种重生里重新去认识自己家园和乡愁的价值。乡愁从来不是不出发，不是驻守原地，而是跋山涉水，然后回望和总结。

◎新作评介

作家的知音

——读舒晋瑜文学访谈录

刘庆邦

一般来说，作家比较敏感、自尊、内向。长期写作，使他们习惯了进入自己的内心，日复一日地自己和自己对话，而不大愿意和别人对话，尤其不爱说关于文学方面的话题。

舒晋瑜的文学访谈录，从《说吧，从头说起》《以笔为旗——军旅作家访谈录》到《深度对话茅奖作家》，还有即将出版的《深度对话鲁奖作家》，几乎囊括了中国当代知名作家。舒晋瑜也是一位记者，她凭什么就采访到了这么多的重量级作家呢？她的访谈为什么总是那么深入、丰富和精彩呢？我想这并不在于舒晋瑜所供职的媒体平台专业性强一些，关键还是舒晋瑜以诚恳、尊重、虚心和学习的态度，赢得了作家的好感和信任，作家们才向她敞开了心扉。当作家的大多不爱多说话，并不是他们无话可说，相反，每一个勤学善思的作家都有一肚子两肋巴的话要说。作家们也不是不会说话，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语言系统，不鸣则已，一鸣即有独特的表达。饭端给仇人，话说给知人，他们在等待，在选择，等待倾听他们说话的人，选择能和他们双向交流的人。或者说如“众里寻他千百度”，他们在寻找知音。这时，舒晋瑜走过来了，舒晋瑜微笑着走过来了。他们把舒晋瑜辨认了一下，心说是她，就是她。以前，他们大多读过舒晋瑜所写的访谈，在报纸上看见过舒晋瑜作为

访谈栏目主持人的头像，也在口口相传中听说过挑剔的作家们对舒晋瑜的认可，及至见到舒晋瑜，他们生出一种终于对上号了的感觉，于是就坐下来，就访，就谈，不知不觉间，山高水长，星光闪烁，他们一谈就谈远了。

千万不要以为舒晋瑜的访谈来得轻而易举，不费功夫，我宁可相信，舒晋瑜做访谈也不容易，也遇到过困难，甚至付出了很大辛苦。每访问一位作家，她都要事先把功课做足，把准备工作做充分。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这话对舒晋瑜也适用。她让人家“从头说起”，她读人家的作品也得从头读起。每访问一个作家，她起码要把那个作家的全部作品读一遍。须知像张炜、贾平凹等勤奋的作家，他们著作等身，作品的量都很大，舒晋瑜须一一读来，才能做到心中有数，对谈时才不会掉底子。舒晋瑜的阅读，不是那种“完成任务”式的读法，如沈从文所说：“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能认识人”。舒晋瑜通过阅读作家的作品，既深入到作品的内部世界，也贴近作家本人的心灵世界，力求做到识了作品又识人，把作家和作家的真正个性令人信服地呈现给读者。我注意到，在每一篇访谈录前面，舒晋瑜都有一段“采访手记”，手记不长，却言简意赅，准确有力，颇有些“一剑封喉”的效果。比如她记阿来，说阿来“有一股子拧劲儿”。比如她记贾平凹：“写作

前他要焚香，对于文学的虔诚使他始终保持敬畏之心。”再比如她记方方：“离开写作的平台，方方的乐观豪爽和温和宽厚让人如沐春风，可是当她写作，却成为悲观主义者。”一句话或几句话，就勾勒出一位作家，舒晋瑜真的很厉害。

我很喜欢看舒晋瑜所做的访谈，只要见报纸上载有舒晋瑜和作家的对话，眼前一亮，定会吧报纸留下来仔细拜读。自己写作四十多年，我和我国的知名作家们差不多都认识，可我们见面时，开会、吃饭、喝酒的时候多，很少深入的谈文学。是舒晋瑜让他们开口，谈文学，我想看看他们谈了些什么。文学目前的问题无非是生活、思想、天赋、创新、走出去，还有青年与网络、梦想与现实、体制与自由、长篇与短篇、小说和影视的关系等。对这些问题，我都有自己的看法。我的私心是，想看看作家同行们的观点和我的观点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不是自吹，他们对诸多问题的观点和我基本一致。比如阿来对网络文学的看法，不仅完全和我相同，连表述用语几乎都是一样的，不免让人窃喜。有些访谈我不是看一遍就完了，还放在书柜里保存下来。舒晋瑜对莫言和韩少功的访谈，我就作为资料一直保存着。现在有了这些访谈录书，保存起来更方便，也更全面。我个人认为，不论是文学价值，还是文史价值，这些书都值得



长期珍藏。随着时间的推移，价值会越来越高。

舒晋瑜文学访谈录之所以成为《中华读书报》的一个名牌栏目，不仅在于她是一位好记者，还是一位好作家。也就是说，她不仅是一位记录者，还是一位创作者。此前她还出版过散文集《旭光晨韵》，写过诸多文学评论。更让人欣喜的是，她还给济南出版社主编了一套“麒麟中国新文学少年读本”丛书，丛书包括汪曾祺、宗璞、贾平凹、肖复兴、赵丽宏、黄蓓佳的作品集，还有我的一本短篇小说集《红围巾》。丛书选篇严格，编辑精细，装帧精美，着实让人喜爱。我也当过二十多年编辑、记者，知道“绝知此事要躬行”的道理。世界上许多东西，我们听说了，看见了，知道了，并不等于变成了我们自己的东西。只有在实践中遇到了问题，又在实践中解决了，才会真正变成自己的东西。不难预期，谦逊纯朴、知行合一的舒晋瑜，一定会写出、编出更多的好书。